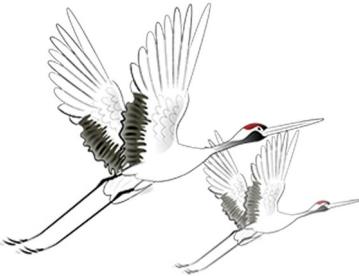


## 爱在重阳

## 回眸,有温暖的守候



## 重阳如意

石桥头镇中学九(2)班 周昱欣  
指导老师 陈秀芳

秋风萧瑟,天高云淡。又重阳,忆登高。

在我们家,重阳节登高已经成了传统。儿时,我常常和爷爷奶奶一起过重阳节。记忆中最深刻的是,我们一起登高赏景,品尝重阳糕和菊花酒。

五岁时的重阳节,我和爷爷奶奶照例去登高。太阳暖暖的,树梢上的鸟鸣婉转,像是在和我说“早上好”。凉风习习,红色的枫叶纷纷扬扬,如一群翩翩起舞的红蝴蝶。睁大眼睛仔细一看,清晰的脉络浮现在眼前,仿佛是一张神秘的藏宝图!

爷爷一边登高,一边给我讲故事。只见他昂首挺胸,一手做势。相传在东汉时期,有一个叫恒景的道士。有一天,恒景得知九月九重阳节这天,恶鬼会从地府出来危害人间。为了拯救百姓,恒景决定在重阳节这一天为民除魔!他带着茱萸叶和菊花酒,骑着爷爷那洪亮的声音与那独特的气势引得我哈哈大笑,不停地击打爷爷那宽阔的后背。家人们的笑声在山间荡漾开来。

十一岁那年的重阳节,听说我家附近的山上菊花开得特别灿烂,我和弟弟嚷着要去赏菊。那天天灰蒙蒙的,风也吹得我直哆嗦,不一会儿,天空下起了雨,雨声滴答地打在石阶上,雨丝细细地进入我的眼帘,我们的计划被迫取消。我重重地叹了口气,便直望着远处的山雾。直到我看到一位陌生的老人从细雨中走过,手里拿着一束沾着雨水的新鲜的菊花。

他微笑着把花递给我:“年轻人,心中有景花自开,不必局限于现在。”

我那时只觉花开得很不错,并没有关注他说的话,更不用说这句话的意思了。现在想来,倒是我狭隘了。

而今又快到重阳节了,周末全家又一起登上了附近的乱岩。路上人少,到山顶上,我环视着周围连绵不断的山,呼吸着山顶丰润的青草和湿润的泥土的气息。此时已无花可赏,一路上我和弟弟牵着不时歇脚的爷爷和奶奶,可爱的弟弟总能找乐子,编着冒险故事。看着爷爷奶奶欣慰骄傲的笑容,我方悟,心中有景花自开的真谛。我将重阳糕送入奶奶的嘴里,揉搓着她手上的如落叶一般细密、粗糙的掌纹,将自己黏在奶奶的怀里。

时间流逝,我们也逐渐长大。惟愿亲爱的爷爷奶奶岁岁重阳,均如意,时光不老,长安康!

## 重阳又见菊黄

石桥头镇中学九(2)班 颜书宁  
指导老师 陈秀芳

秋已至,菊微黄,再见之时,又逢重阳。

满园菊黄,背影瘦削踉跄,是我的姑姑。

她拐脚走路,看着略有不便。若走近细看,你便会发现她的右眼混沌,是极不好看的。

她本是清纯动人的女孩,白皙的皮肤,纤细的身材,甚至手持令人艳羡的名校学历。

但那晚天公不作美,狂风咆哮着带走了她的一切,她出了一场严重的车祸。不巧的是,那日正逢重阳。菊在暴雨的摧残下,零落在地。

在重症监护室,她与死神斗争了三天三夜。她赢了,但困难远不止如此。

当她能睁开眼睛,我便去看她了,纱布下那一抹笑,挤得那么用力,那么勉强。

令我难以忘怀的,是姑姑尝试康复训练的那个下午。我给她带了一本余华的《活着》,正要去病房找她,却在走廊瞧见她的背影,她做了一次深呼吸,瞳孔中放出亮光,仿佛下定了某种决心。她将手搭在墙边的扶助管上,握紧,用力,再用力,每一根青筋都随之突起。手臂抖动着,身体一点点挪动,她艰难地站起。额头的汗珠滴滴滚落了下来。

她成功了,她能站起来了。我的泪水已经止不住,我没能将《活着》给她。

一晃三年,时间飞速逝去。家里的重大变故,给了我巨大的心理打击,也导致我与姑姑三年无以相逢。

又是一年重阳之际,我停在了姑姑的小院前:“姑姑!”

她抬头与我对视,满含惊喜,“哎呦,好久不见,快,快进来吧!”

小小的院子里种满了她心喜的绿植,可惜秋到了,不及春的生机,不比夏的热烈。它们统统染上昏黄,显得无比疲倦。姑姑在挪步打扫着她的院子。不知为何,今年南国的秋,来得如此冷清、萧条,甚至悲凉。

看着她的背影,我忍不住问道:“姑姑,你是怎么熬过那段时光的?”

姑姑似乎明白了我的意思,微微一笑:“你是否看见那墙边的菊花?我顺着她的手指方向看向那菊花。菊花的黄色淡雅依然,美得特别。这特别并不在其色,而在其态。它昂首挺立,似乎不惧秋风的蹂躏,应了那句‘宁可枝头抱香死,何曾吹落北风中’。”

我并非如此坚强。姑姑缓缓开口道,我也曾逃避过、崩溃过,想要一了了之。但我没有那么做,或许希望就在下一刻呢,或许光明就在明天呢,好比这菊花,在百花凋零之时,它却能迎接萧瑟秋风,灼灼其华。

风,渐渐消散了。

离别之际,我终于将那本《活着》送出,转眸那刹,只见姑姑灿烂的笑。

秋风起,重阳至,又见菊黄摇曳。

## 秋意·菊酒

石桥头镇中学八(3)班 郑博妍

九月九,饮菊酒。秋风载着桂花香与菊花香浸染了整条微巷。天上无意将橘色糖水落在山上,成了点点金菊。我坐到花丛旁,感受着。原来已是秋天。

儿时,乡下姥姥总会制作菊花酒。姥姥做的菊花酒口感柔和,既不辣也不呛喉。与外面卖的不一样,有一种很香很浓郁的菊花味,哪怕喝小小一口,也觉菊花香沁入骨髓。

大清早,姥姥便将糯米带来放入锅中浸泡。顽皮的我总是忍不住动动这个,再搞搞那个。姥姥看着我,把糯米放在锅上蒸后,用她那粗糙的手拉着我去山上摘菊花。风呼呼地往脸上吹,踩着吱吱作响的焦脆枯叶,每一声都好听极了。

来到山上,这儿的菊花果然不少。黄澄澄的花,丝状的瓣在周围像个金灿灿的小太阳。

那是太阳落到地上来了。姥姥摘着一朵菊花说着。

我也要摘太阳!我飞扑过去,像风似的将所有的黄色小花都给摘下放入篮中。

哎呀,这才不是太阳。姥姥将其中的小野花挑出,放在我头上,好好看看姥姥的。

不过,我当时还是不服气,口上答应着,心里还依旧想着,我找的不过小一点,不也能用吗?

回去后,姥姥把菊花洗干净,放入竹筐,说是要将秋天晒进花中。听说把糯米拌入酒曲,待发酵三日,就可以把饱含秋天的菊花放入其中,密封发酵一月左右就可以了。

等待过程中,我总是忍不住去看菊花酒到底酿好没有,但又牢牢记得姥姥的嘱咐,便只好来到小溪旁,将石头扔入泛着金光的溪水中,听着石头落入水中的“扑通”声,赶紧双手合十,祈愿重阳节快快到来,去喝那金黄泛绿的菊花酒。

又是一年重阳节。百无聊赖地我将一块石头丢入溪水中,“扑通”,何时我才能回去看望姥姥,品尝姥姥酿的菊花酒?

## 重阳二三事

石桥头镇中学八(3)班 张子睿

孝亲敬长,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。还记得数年前的一个重阳节,金桂飘香,甚美。

秋日的风是萧条的,胡乱地刮在脸上,怪冷的。当时,我随一伙志愿者去一座养老院。养老院并不大,人却挺多,却看不出热闹的地方,老人家里大多六七旬了,见我们来了,也不过是躺在床上招招手,偶尔看見一两个护工,不过都让人觉着极忙的样子,小院里的健身器材也落了许多灰,像是许久未曾动过的。

同我一起的志愿者一刻不闲,拿起扫把这扫扫那扫扫,包起饺子来也是极利索,但总是给人一种走流程的感觉,也许是少了点什么,是亲近感吗?是陪伴吗?还是人与人交流的温情?也许都有吧。哎!确实是少了些什么。

我是极清闲的,一会儿扫扫地,一会儿包包饺子,就是不得劲,不明白这有什么敬长中敬的体现,只觉着在陪他们走流程,演独角戏,无非是如此罢了。那便干些别的,我便摆弄起供老人娱乐的象棋,在那自导自演起来。

这马该斜着进四,逼走炮的。正当我自我陶醉时,一个中气十足的声音敲打了一下我的脑门,我回过头看,居然是一个极清瘦的老人,两颊已经瘦得凹陷下去,脸蜡黄,手是皮包骨头,眼睛也看上去好久没用过,好像是个撑开似的,却异常的有神。他微微从床上扶起,提起一只手,指向我刚落的马。我忙重新调整,并把放棋盘的凳子端到他床边,请他指点,他便缓缓爬起来,端详起这棋,您有何高见?我说。

年轻人真是大开大合,我这车一移,你这棋不就死了吗?他略夹点本地口音,饶有兴趣地对我说。

怎么可能?就算我两个仕都没了,输也不是这么容易的。瞧着吧。他严肃了些,先是用炮破了我一个象,他的马便冲下来将我的军,再合着刚挪下来的车,便将我将死了。

怎么回事?我一脸疑惑。

年轻人要走好自己的棋呀!他冲我笑了笑,像是小孩子般的得意,给人阳光,原来老人也卖乖。

不服,再来!再来!我输了一次又一次,他却总是只笑着看看我。慢慢地,我自觉得意的棋路输得一塌糊涂,老先生的棋却被我一点一点,偷学了过来。我们从一方总占上风到慢慢能对上手,我们交流的言语也从充满繁杂细碎的敬词变得生动鲜活起来,他笑的纹理也越来越多。我想,或许,这才是敬的本质吧!这终不是走一个流程能比的。

临走前,我们下了最后一盘棋,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赢。或许,也是他这一生输给我的第一次,也是最后一次了。那时,我用老先生的方法在迷糊中打败了他,当时我是极奇怪的,或许是先生放水了吧。但先生仍是笑笑,好久没见过你这样的年轻人了,先前也来过几批人,不过都是来走流程的,你却不一样,懂得如何亲近我们这群老头老太,好想再赢你一盘棋,可惜时间不充足了。好了,你走吧。他似乎有些悲伤,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,便留下一句谢谢。

山路上,金桂飘香,我总想起先生,或许陪伴才是最好的孝敬吧,孝亲敬长,我心已明悟。

